

SEA POWER  
海上力量

韦恩·休斯再一次证明了他是当前海军战略和战术领域最具前瞻性的专家之一。当前的我们正在步入复杂的21世纪，本书及时更新了第一版的内容，可为我们更好地洞察现代战争的战术提供借鉴。本书堪称所有海军军官——从海军上尉到海军上将——的重要必读书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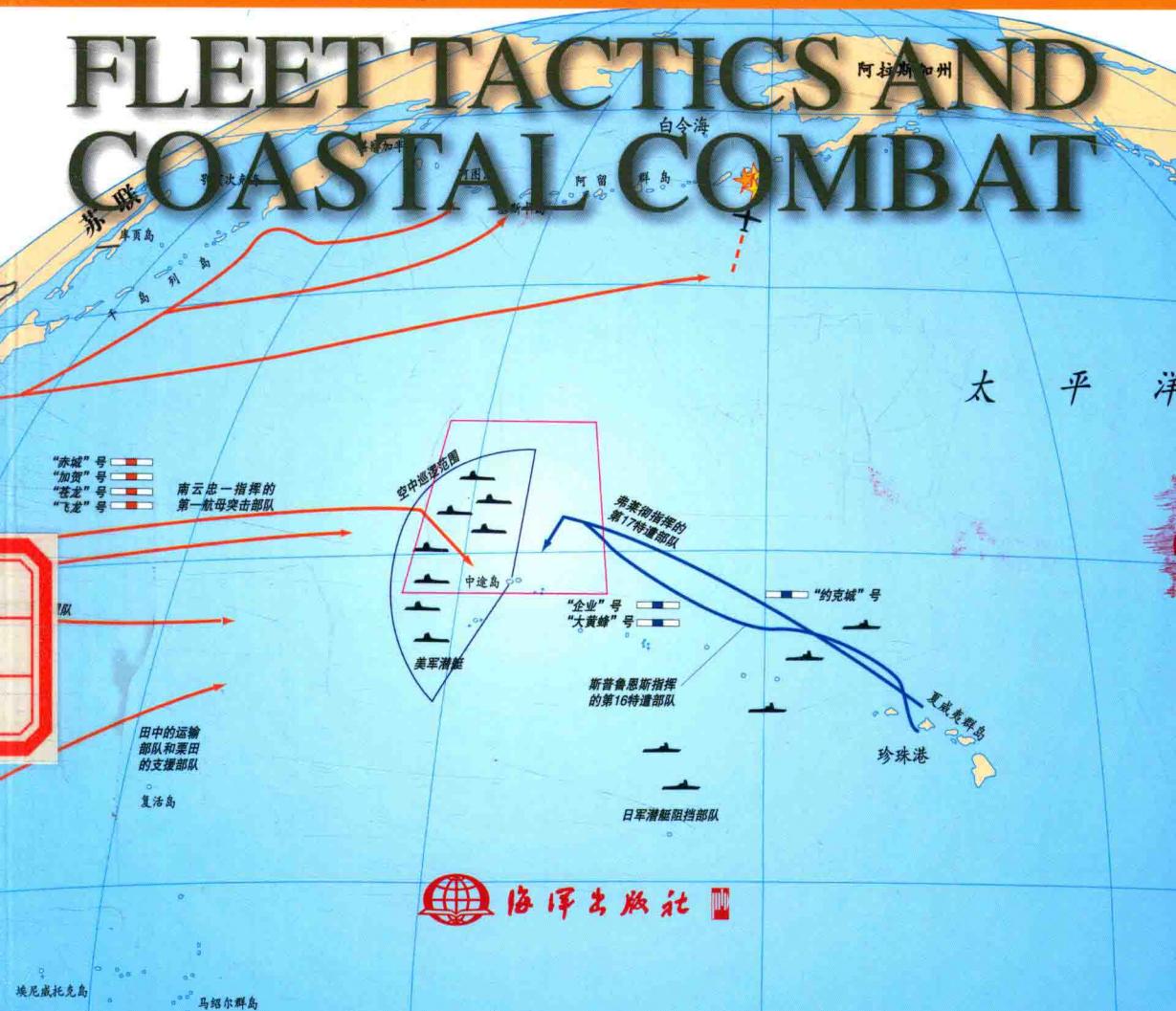
——小康拉德·C. 劳滕巴赫尔 海军中将 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

# 舰队战术 和 近岸战斗



〔美〕韦恩·休斯（Wayne P. Hughes Jr.）著 易亮译 孙超校

##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 舰队战术和近岸战斗

[美] 韦恩·休斯 (Wayne P. Hughes Jr.) 著 易亮 译 孙超 校



海军出版社

2016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舰队战术和近岸战斗 / (美) 休斯 (Hughes, W.P.) 著; 易亮译.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6.3  
(海上力量)  
书名原文: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ISBN 978-7-5027-9343-2

I. ①舰… II. ①休… ②易… III. ①海军舰队 – 作战 – 研究 IV. ① E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8363号

图字: 01-2015-7697

版权信息: Copyright © 2000 by the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aryland

Copyrigh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6 Portico Inc.

This new edition of *Fleet Tactics and Coastal Combat* published in 2016 is  
published by Naval Institute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策    划: 高显刚

责任编辑: 杨海萍 张 欣

责任印制: 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

字数: 322 千字 定价: 80.00 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第一版前言

海军飞行员，这个字眼包含了人们各种各样的偏见。实际上，海军飞行员是多年来始终在紧张与刺激中经受磨炼的人。这种紧张与刺激来自于从燃烧的飞机中高速弹出后的释然，来自于在风浪咆哮的黑夜里飞机挂上拦阻索后的庆幸。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员，我经常被问道：“航空母舰作为美国海军战术的核心力量还能维持多久？”看来，航空母舰容易被击中这种看法一直盘踞在人们心中。要想对此作出负责的回答，必须要围绕技术和战术问题进行分析。本书广泛探讨了技术和战术问题，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读者即将阅读的这本书确实是一部从历史角度出发，融技术和战术为一体的杰出之作，是一本在现有关于战术问题的论著中最完整、最通俗易懂的书。

《舰队战术和近岸战斗》这本书的问世并不算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技术上的重大进步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对海战的几乎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技术上的进步，使一些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武器系统尚未大量装备舰队就已落后。这种情况的出现，加上近几十年来苏联在海军兵力和防务方面的投资一直超过美国，使得我们海军AR需深入研究和熟练掌握各种战术。其迫切性是历史上其他时期无法比拟的。

当海军飞行员收起起落架时，他就将进入另一个王国，这就是战术的王国。此时，他必须竭尽全力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直到返回航空母舰。同样，当一名潜艇艇长驾驶潜艇驶离港口进入宽阔海域之后，作为一名水下航行者，他也进入一个需要具有经反复磨砺最终养成的战术意识的王国。这里所说的战术意识是指进行独立操作，熟悉艇上各种作战系统，了解艇员的长短强弱，精通具体的作战条令。

但是，仅仅使飞行员或指挥官个人成为战术上的行家还很不够。今天仍与纳尔逊时代一样，所有战术单位必须组成协调统一的整体实施作战。各种战术必须结合成最完美的整体，便于各部队随时运用。今后，这些部队很可能还包括陆上与空间兵力。目前这两种兵力在海上并未充分发挥作用。空间系统目前尚处萌芽时期。如要进一步发展，则离不开比现在更为复杂的海军专业性战术技能。

对于现代海军战术指挥官能否胜任舰队多平台作战的要求，一些人很可能提出质疑。他们会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并没见到发生过大规模的海战或舰队战术的运用起关键作用的情形。有人说，英国在福克兰群岛<sup>[1]</sup>作战的经验不过是战术指挥官技能的小规模尝试，中东战争和美国轰炸利比亚也只是使人们对海战的广阔范围略见一斑。不管怎样看待这些战争，我们应防止那种把战术眼界局限于和平时期的发展演变的不良倾向。我们应努力全面认识未来高新技术海战的严峻考验。

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们目前在和平时期优先考虑的任务是计划的组织管理、武器的购置采办以及军舰的维护保养（旨在保证复杂的武器系统处于良好状态），超过了对战术的研究探索。当然，这些任务都很重要，不能鲁莽行事，但置战术研究于这些任务（不管它们如何重要）之后，违背了历史教训，是十分危险的。总之，海军专业所涉及的核心除了战术，战术，还是战术。对于海军人员来说，没有什么比有机会运用其所掌握的军舰和武器系统的知识，并充分显示其作战能力更令人兴奋的了。

《舰队战术和近岸战斗》这本书好似一个宝库，它蕴含了大量发人深思的思想观点和合情合理的指导方针。该书读来不仅通俗易懂，而且饶有乐趣。休斯上校以他深厚的文学造诣，使本来枯燥无味的话题变成了引人入胜的文章，使得读者再三阅读而欲罢不能。书中指出的五块基石仅仅是该书所论述的许多原则中的一部分，应当铭记在心，并变为自觉的行动。

休斯上校没有忘记强调最重要的战术要素：指挥。在海上，与其他场合不同，“士兵跟着指挥官走”。他们生死与共，胜负同享。因此，他们必须迅速了解并熟练掌握整体作战技能。战争是无法预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暴力行动。只有配合默契的部队才能应付。

潜心研究《舰队战术和近岸战斗》将促使每一位尚未细读此书的职业海军人员把战术放到应有的首要位置。

各位读者，你们即刻就可获得一份难得的享受。祝你们一路顺风，前程似锦！

L.B.海沃德海军上将

[1]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编者注

# 第二版前言

“先敌开火！”

年轻军官应该研究战术。这是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当忙于相关事务时，注意力应放在如何在危险环境中向敌方投射最大的火力。之后，那些更资深的军官应该在经历了一头雾水的作战、研究和执行各种战略和政策等等的陆上任职结束后，再次重返战术研究领域。第一是和专业匹配，这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机，或多或少，或好或坏，非常紧迫；第二是回到更接近事实真相的位置思考问题。

在冷战最严峻的时候，时任海军作战部长接到报告称，美国海军丧失了对苏联海军的微弱优势。这是一个经过缜密思考的大胆假设。技术上来说，源于空中、水下和水面的巡航导弹威胁。幸运的是，这种假设从未经过实战检验。在本书的第二版中，休斯上校使用了来自各种层次战斗行动的真实交战数据。此时此刻，战术研究是年轻军官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再强调一遍，战术是战役和战略的基础。

休斯上校在第二版中，以费斯克海军上将的忠告作为开场白。这位睿智的海军政治家一定对战术运用有深入研究。之后，他还引用尼尔森海军上将的座右铭：“军舰切忌与堡垒对战”。之后就是1994年版中所论的战略，“从海上来”，也就是海军和陆战队高层所说的，“海军军种的建军新方向——在危机四伏的濒海水域进行海上力量投送。”最近，海军作战部长发布了新的愿景，“21世纪海军应具备——直接地或间接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影响岸上事务的能力。”对尼尔森海军上将和今天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来说，这解决了海军控制和加强海上指挥的基础问题。我们的战术和技术支持这些政策吗？如果不是，那么尼尔森接下来的话就是对的。近期的战术范例说明，政策的改进需要年轻的战术家以及技术上的选择。

我们正处于信息时代，战术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战术的威力迅速提升，带动了战役和战略的发展。战略负责控制冲突的范围、烈度和速度，但是战术通过杠杆效应可以施加更大的影响，以至于人的思维差异就可以决定战争的成败。

侦察（信息获取能力）和导弹的核心地位彰显了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亦即准确和快速。远程高速武器的威力必须通过精确的目标引导才能发挥出来。各部队之间的高级情报共享能力可以大幅提高侦察、决策和执行的速度。因此，今天的战斗必然是以制信息权为首要目标，这就涉及技术优势和战术选择。我们要购置相关的装备，发展相应的战术来确保信息优势。休斯上校认为，这并不新鲜，只不过选择的重要性和复杂度比以前更大了而已。

同样，为保持优势地位，我们必须发展一些现在还不具备的技术和战术。越往前走，压力越大。例如，人们总是希望战斗中自己毫发无损。不能接受战斗中出现任何伤亡，不论意料之中的还是意料之外的。这就是为什么纽波特海军战争学院的海军军事理论研究重新回到了以战术和技术为基础的取胜之道上。我们需要搞清哪些因素没有改变和哪些正在发生变革，而休斯上校正好在这两个问题上为我们做了很好地解答。

我担心的是，负责制定战略和政策的高层官员们可能认为战术层次太低，而不会关注本书。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这种轻视可能导致惨痛的失败，也可能导致在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丧失机会。本书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展示了休斯上校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军事观点。在第二版中，他再一次用艺术的语言揭示历史，用通俗的文笔指明未来。对海军领导层来说，未来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为什么研究战术？因为它是作战能力的现实应用和科学总结。是我们的军魂。

A.K.塞布洛斯基海军中将

# 引　　言

只有仔细研究用于战争的战术，才能有明智的海军政策。

——美国海军中校布莱德利·A.菲斯克，1905年

## 为导弹时代修编的第二版

《舰队战术和近岸战斗》第一版问世以来的几十年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苏联解体，美国的战略进行了重新调整，防务预算大幅压缩，联合作战和联盟作战成为主要形式，国防部现在的口头禅变成了“军事变革”。苏联衰落后，和平的预言没有实现，相反，人们发现，一个超级大国的存在对其他国家保持稳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美苏为主的地缘政治结构崩溃之后，一些国家长期压抑的民族分裂矛盾猛然爆发。

在美国政治圈，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海军作战样式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可否认的是，海军的使命和任务确实变了。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美国海军的作战样式重新回归了本源，关注点重新聚焦于世界另一端的沿海区域。近期发生的战事，例如在科威特的局部战争、亚得里亚海的封锁行动、巴拿马和海地的维稳行动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缉毒和反偷渡行动……都是发生在濒海水域。美国对这种政策贴的标签是：“联合濒海作战”。这意味着，联合作战司令官们将在全世界的“狭窄水域”进行广泛的低强度作战。

深入研究你会发现，美国海军其实从未离开过濒海水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为了对付苏联而打造的蓝水海军，其实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上述领域的斗争。1996年，美国海军和中国大陆军队发生的威慑对峙是一系列冲突中最新的一次而已，上溯40年甚至更久，我们就开始在这条危机四伏的台湾海峡中对决了。翻阅赫尔穆特·帕姆塞尔（Helmut Pemsel）的著作《海上战争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大战还是小战，海上战斗无一例外都是在陆地附近发生的。在弗兰克·乌利希的著作《海军如何作战》中，他在研究了美国海军的历史之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英国陆军军官查尔斯·E.科尔维尔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时期，用妙笔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海军可以对濒海水域的事务发挥某种程度的作用，同样也受到濒海水域事

件的影响。他的著作《军事行动与海上优势》于1905年首次出版，并于近日由海军学院出版社再版发行，因为他的观点恰好印证了美国海军近期的作战行动。这些一个世纪前对濒海作战的描写，印证了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自1950年以来在世界各地卷入的麻烦。

《舰队战术和近岸战斗》所写的只是一些规则，而不是原则。在新版本中，必须进行一些调整。“战争目的在陆上”表达得非常充分了，在本版中无须修改，仍然是本书所述的基石之一。在第5章，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罗门群岛战役的夜战战术部分，美国海军战术家们在这场持续一年的战役中，水平不断提高，完美地印证了今天所谓的新型濒海联合作战。本书原版中现代舰队对陆打击一章，现在在第11章，以今天的眼光更加适合针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近岸防御体系。第一版中批判了马汉所说的制定战略比遵守原则和恪守战术更重要，这一论点。第一版之后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策略和战略占据上风。令人应接不暇的“军事变革”不仅改变了技术，而且突然地、戏剧性地、不可逆地改变了政治现实。

这并不是说战术没有变化。从政治角度来说，现代导弹战时代是可以预见的主角，值得独立研究。导弹作为海军战术的主角，在第一版中就进行了强调。

另一方面，导弹在濒海作战中的重要意义并不像现在这样引人瞩目。有趣的是，海战历史上，无论针对商船还是军舰，除了一个例外<sup>[1]</sup>，其他所有的导弹攻击都发生在濒海水域。军舰对陆地目标的打击作用也越来越重要。1991年2月，舰载战斧巡航导弹在沙漠盾牌行动空中战役部分，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此之前，军舰还遭遇过陆上的导弹攻击。里程碑式的事件发生在1982年6月南大西洋战争期间，一枚“飞鱼”导弹使英国驱逐舰“格拉斯哥”号退出战斗36个小时，并造成30余人伤亡。

狭窄水域出现的导弹战是组织这次修订版的首要原因。岸舰导弹攻击的加入进一步模糊了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的界限。现代海战的最大意义是为了控制近岸地区，需要岸基、海上和空中部队扮演重要角色，使用导弹作为主要武器。也许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军不再提及海军战术问题。应该从更合理的角度去思考濒海战术和濒海战舰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濒海战舰的技术特性和战术特点在本版第6章进行了全新描述。在“导弹时代的战术发展”一章，积累了足够的战例。自从1967年以色列驱逐舰“埃拉特”号遭导弹袭击以来，超过450艘舰船被空射巡航导弹或反舰巡航导弹

[1]1982年5月，阿根廷用“飞鱼”导弹击沉“大西洋运输者”号。

击中过。这些统计数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水雷造成了一些危害，装备潜艇的国家日趋增多，在有伤亡记录的海战中，这两种兵器的战果最大。我们还见到了传统的临空轰炸舰船。不需要刻意寻找证据。陆基的、空基的、舰基的以及潜射（甚至包括天基）的各种导弹将主宰现代海战。更不用说那些核生化战斗部的弹道导弹。我们正处在导弹时代。

## 什么是信息时代

商业杂志和防务期刊中充斥着这样的话：“信息时代”正在改变人类文明以及战争方式。但是，信息时代对于海军来说并没有新意。信息获取（侦察）在20世纪30年代就引入了空中搜索和无线电通信。信息战和传统作战行动一直在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但是在很多方面它们只是一种拓展和丰富。第5章中有一小部分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了补充。海军战术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一种全新的武器——精确制导的远程导弹——充分发挥传感器和通信技术的优势，反之亦然。

诚然，我们可能处在一个新的战术时代前沿。可以称它为“机器人时代”。空中、水面、水下的无人平台将在未来战争中蓬勃发展。更有甚者，认为未来无人作战飞机之于有人驾驶战斗机，如同现代精确制导的战斧攻陆导弹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毫无精度可言的V-1巡航导弹。另外，未来的无人驾驶平台先进程度高得多，但可视化的编程技术让指挥控制程序比现在操控“飞鱼”导弹还简单。这本书不是对未来的预测，但在最初的军事革命不是在信息采集、传输、处理技术，就海军战术而言，这些5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真正的革命将是无人操控机器人的时代，可以高度自主地进行搜索、射击。

今天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海军军官们将在21世纪中期进入机器人时代。这方面海军将发生很大变化，但至少现在还为时尚早。海军现在处于导弹时代的鼎盛期。第11章将对这一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战术研究，因为我们现在掌握了更充足的战斗数据。

## 海图课

美国最新的一本海军战术著作写于60多年前。它是由美国海军少将S.S.罗宾逊（S.S.Robison）和他的夫人一起撰写的战术历史，是一位美国人对战术艺术和科学的研究成果。回顾世纪之交，那时，战术问题是海军军官们议论的焦点。1905年度海军学院奖获奖文章，布莱德利·菲斯克（Bradley Fiske）中校撰写的《美国海军政策》，在总共80多页的篇幅中，用23页专门论述了战术问题。当时的海军军官断

言，政策和战略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通过科学的战术计算，制定合理的作战计划是通往成功的关键。有一位法国军官，在他的政府面对德国海军大规模建设而手足无措时写道：“我们应该考虑经济性，还是应该考虑现实性？要有针对性地，以潜在对手为参照，检视我们手中的武器。我们不应该用政策约束海军建设，而应该根据海军建设需求提出我们的政策。”<sup>[1]</sup>这简直就是对21世纪的美国海军提出的预言。在掌握海上霸权的过去50年中，美国人已经习惯于海军的有求必应。然而，对现代战术和舰队作战方式的基本认知，将有助于避免对这支海上劲旅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在20世纪初期，是战术家把握舰船技术发展的时代，至少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是从战术角度提出技术要求。比如火炮的配置和尺寸，装甲的布置和厚度，指挥室和信号塔的位置，这些战术家思考的核心问题。20世纪初，《海军学院学报》(Proceedings)的获奖论文大多以战术问题研究为主。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军技术委员会(General Board)的高级军官们在新型军舰的研制过程中，能够综合考虑战略、战术以及技术性能，并利用海军战争学院的兵棋推演设施为主要工具来解决设计争议。汤姆·霍恩(Tom Hone)、诺曼·弗里德曼(Norman Friedman)和马克·曼德列斯(Mark Mandeles)合著的新书《美英航空母舰发展史：1919—1941》，详细描述了技术委员会和航空局，怎样运用兵棋推演和舰队演习共同推动美国海军航空力量的发展。

在战术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战术是全世界海军的热门话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战略问题，而不是战术问题，出人意料地成了主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认为，战略原则植根于磐石，不会轻易改变，但战术原则却捉摸不定。因为战术依赖技术，而技术总是变化的。马汉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战略同样受武器装备发展的影响。相反，克劳塞维茨认为，有用的原则更多地用在战术上，而且，这些战术原则比战略原则更容易转换为条令。<sup>[2]</sup>

本书不对作战原则提出新的见解，只聚焦于战术的实施流程、变化趋势、恒定因素及环境因素。这四要素的重要性是我们论述的主题，当然读者也可以运用这四项要素研究战略问题，将比单纯罗列战略原则更有收获。苏联解体无疑对军事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所有的技术和战术都因此事件而改变。美国海军作战筹划和行动样式都受到影响，海军战术全面按照濒海作战要求重新调整。

[1] 鲍德里(Baudry)，第16—17页。

[2]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第147, 152—154页。

## 什么是舰队战术

英文“战术”一词，tactics，源自希腊语taktika，意思是“排兵布阵的艺术”。战术的传统定义是：根据友邻、敌我之间的态势，部署兵力或实施机动，并在战斗中运用兵力的科学和艺术。本书所讨论的战术，仅指战斗行动中兵力的运用。战术不是问题研究而是一种技能，不是艺术或科学，而是人在战斗中的实际行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战略家负责规划，战术家负责行动。

定义容易让人一头雾水。实际上就是几个关键词：运用、兵力和战斗。本书将对这些关键词的含义和内容分别进行阐述。有人说，战术是为了赢得战斗而进行的部署。但是有的时候对战术的期望值太高反而失望越大。此外，海军并非所有任务都是为了在战场上赢得胜利。理想的战术能够充分发挥兵力的潜能。

在许多论文中，“舰队战术”等同于“海军战术”，比如罗宾逊和弗拉范佐的文章，探讨的是多舰、多机以及探测单元之间的协同作战。有时也讨论单平台战术，但这只是舰队战术中的一部分内容。舰队战术，类似于地面战斗中的合成部队战术、兵团战术以及空地一体战。

目前书架上缺乏关于现代战术的好书，其原因可能是战术问题十分棘手。就像在麦哲伦和库克时代去世界上那些尚未勘测过的海洋和港湾探险一样。在海军军官学校、海军战争学院、海军研究生院等有关单位的专业图书馆中有大批图书从目录上看像是有关战术内容的，但其中真正名副其实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书籍记载或描述的是从亚历山大到古德里安横跨20多个世纪的陆上战役或战斗，而且主要是由历史学家而不是由战术家所著。

似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军军官们就不再撰写战术文章了，因为他们认为战术就是航行机动。我们的年轻军官们热衷于50年代的战术演习：进入航向，500码内转向……这种演练确实让人兴奋，然而，这些与将来的海上作战毫不相干，就像队列训练其实与地面战斗毫不相干。有的战术方案就是机动方案，而不是作战训练。这种思想还停留在舰艇机动主导战斗行动的年代。时至1972年，约翰·克雷斯威尔（John Creswell）在《18世纪的英国海军上将》一书的前言中写道：“舰队战术的时代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在这期间，海战的胜负取决于大型主力舰编队在战斗中如何实施机动。”<sup>[1]</sup>克雷斯威尔以日德兰海战作为这一时代结束的标志。但是，战术是指战斗中兵力的运用，与兵力是否进行机动无必然联系。此外，纵观战

[1]克雷斯威尔（Creswell），第7页。

术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实施机动的目的是占领相对于敌的有利阵位。克雷斯威尔说对了一点，以舰艇机动主导武器射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与敌人的相对态势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战术因素，为了获得有利的攻击阵位，平台机动仍然是指挥内容之一。

另一个误解是，现代舰队将由陆基力量为主导。尤其是苏联海军，很大部分兵力是远程轰炸机，以击沉美国舰船为使命任务。很多北约国家的舰队装备了岸基海上巡逻机。舰队战术仍然是以海上任务为作战目标，换句话说，是为了控制海洋或夺取制海权。一些国家的近岸型现代海军，其探测器和武器以岸基为主，因此，这类海军的威力体现在濒海水域和浅水未知区。而远洋机动型海军只能在掌握极大优势的情况下才会进入他们的近岸作战范围。

## 海军作战的战术运用

在第一版中，舰队战术不包括两栖战术以及海上发起的空中对陆支援作战。当今世界，除了近岸海域，大洋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支舰队能够挑战美国海军的权威，因此，本版主要研究近岸海域以及危机四伏的濒海水域作战行动。第一版中，对海战的目的进行了严格区分，一部分用于夺取海洋空间的控制权，从而让另一部分没有后顾之忧。这里说的另一部分，首先是指肃清敌国商船和渔船的近岸分舰队，包括水雷战舰艇。由战斗编队护航的两栖编队，可以安全跨过大洋抵达登陆地域。补给船队提供后勤保障支援，保护进入港口的通道安全，抵御空中、水面、水下的攻击。进行游击战的潜艇部队，打击敌方海上交通线以及阻止敌方潜艇的反潜力量。

赢得舰队决战的胜利，是第一版简明而突出关键主题：胜负的衡量标准是双方的舰艇损失比或伤亡比，包括舰艇的数量、吨位以及平台上的附带损失，比如火炮、飞机和人员。领土的增加或减少，是陆上战役的主要考量，但是，舰队决战是力量和力量的对比，主要目标和衡量标准是消灭多少敌方军舰。

然而，当舰队的目标是影响陆上事务时（这将是未来关注的焦点和存在的价值所在），就要求一套新的评价标准和评估体系。如果要全面了解海军作战，需要一本书，备选的包括：菲利普·科洛姆（Philip Colomb）的《海军作战》、罗密欧·伯诺蒂的《海军战略基础》、科尔维尔（Callwell）的《军事行动与海上优势》。这些书写于一个世纪之前，涉及战役筹划和实施的内容。其中，伯诺蒂那本实际上是写战役行动，而不是战略。这些书虽然写于一个世纪之前，但都强调了夺

取信息优势的重要性，今天，我们称之为“战场全域感知”。在陆地、海上和空中展开兵力行动和战术侦察。在战术家的前瞻性思想中，空间域包括了战场信息域这个概念，包括光纤、无线电、计算机、电子邮件和国际互联网。

## 海军的任务是什么

舰队战术和濒海作战覆盖海军作战行动的全领域，包含了四项基本功能。海军的根本目标是掌控海上的航运和交通。相比而言，陆军的目标是夺取实实在在的领土。因此，海军解决商业往来的问题，而陆军解决商业资源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军的任务包含在以下四个方面：

在海上，（1）确保自己的货运和航运安全，同时，

（2）破坏敌人的货运和航运安全。

从海上，（3）确保自己的货运和航运安全上陆，同时，

（4）阻止敌人的货运和航运上陆。

说海军不能像陆军一样“夺取实实在在的领土”，是把海军当成了在陆上遏制敌人的最终手段。冲突发生在海上还是空中不是焦点。海上力量最大的作用在于，保持远海“货运和航运”的高度畅通，并安全投送到友军或敌军的领土。事实上，这完全就是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的观点，也就是科贝特爵士所说的保护或维持海上贸易。

1950年以后，美国海军将它的功能定位为海上控制、力量保护、威慑和存在（也有海军作战部长将“存在”归为任务而不是功能）。在冷战期间，这四项功能确实是美国海军的基本职责，但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前面两项功能，适用于所有环境，可以用于各种类型的海军力量，但不适合美国这样的全球海军。一支近岸海军为了完成自己的近岸任务，并不需要成为一支海上力量。全世界的大多数海军都在履行第四项功能，阻止敌人的投送（包括陆军、陆战队）和航运（从海上发起的空中打击或导弹袭击）。在近岸水域，一支小型海军也许不能阻止一支大型海军的行动，但它可以让货运行动遭受损失。

海上控制通常是指，在远海舰队决战中打败世界一流的对手。但是，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说，“为什么要用海军投送空中火力？用空军不是更有效吗？”我的回答是，空中打击只是一项功能的一个方面。对一个更近岸国家来说，保持自己的濒海水域安全，也是一支大型海军的重要任务，因为他的货运和航运线可能需要

通过敌方海域，保护己方主要交通线的安全非常重要。

当一支舰队在海上扫荡敌人舰队的时候，也许会发现自己的海上通道被敌人发动游击战卡了脖子。反潜兵力的攻潜战术与舰队战术不同。纵观历史，法语所说的“guerre de course”也就是“追击战”，即海上袭击战或海上游击战，最初是水面袭击舰，之后潜艇和航空兵也加入进来。袭击兵力往往采取单独行动或小群作战，隐蔽接敌，通过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迟滞敌人行动，最终夺取优势。“海上袭击战”中，进攻方与防御方之间的战术差别，类似于地面决战与敌后游击战之间的差别。

虽然美国海军是反潜战术、两栖作战、空中打击和导弹攻击的高手，但是在濒海水域则要另当别论。另外，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们正在重新审视海湾战争、亚得里亚行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希望类似的封锁作战和干涉行动，更高效、更迅速、更从容。

在第6章，我将这些功能的特点要点与舰队战术关联起来。该章节将介绍一种计算兵力效能的新方法：战斗力量全寿命综合投送能力。这个算法简要来讲，就是一艘军舰的舰载武备，不管是导弹、飞机、陆战队，还是陆军坦克，在敌方攻击下生存，并投送到指定地点或进入指定范围的能力。当舰队的目标不是摧毁敌人舰队的时候，传统的以舰艇毁伤率为指标的计算方法就不适用了。第11章深入研究了第1章提出的六块基石之一。也就是那条著名的论断：“军舰切忌与堡垒对战”。所有的近海作战都与这条警示相矛盾。尤其今天，远程航空兵和远程导弹可以从现代化的堡垒发起攻击。美国海军为了完成任务有时候不得不冒着风险完成近岸任务。这将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 其他术语

我习惯使用的术语包括“侦察”（scouting），我所说的“侦察”，是指侦察、监视以及为指挥官及作战部队查明和报告战术性情报的其他各种手段。俄文单词中的“侦察”也是指带有实际目的的上述各种手段。“监视”，是另一个有关distinguished lineage的词，类似“反侦察”，但包含了对威胁之敌进行打击可能情况。有两个词组在今天大量使用，信息战（IW）和信息行动（IO），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而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有些场合下，它们指侦察和反侦察。有的时候IW信息战专指破坏敌人的信息运用能力。现在，IW信息战和IO信息行动上升为一种包含了策略和行动的战术行为。

反侦察（Antiscouting）指破坏敌人侦察的所有措施。护航（escorting），指舰

艇或飞机伴随并保护舰船或飞机免遭敌人武器攻击的行动。护航是抗击作战的一种形式。反潜掩护幕主要是指为船队或舰艇编队提供防御的兵力。通过对敌潜艇进行威慑或阻止敌潜艇接近被掩护目标，掩护幕舰艇和飞机同样起到了反侦察的作用，一旦探测到潜艇，就可以压制其探测设备，将其驱离掩护区。

指挥与控制（简称C<sup>2</sup>）这个词组大多数时候就是表示指挥功能；指挥、控制与通信（简称C<sup>3</sup>）；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简称C<sup>3</sup>I）；如此等等。具体地说，指挥与控制是指通过侦察获取的情报，指挥官的决策行为以及向作战兵力下达命令。这里用指挥与控制来表示所有的基于信息决策支援系统和其他包含通信功能的指挥保障系统，但不包括侦察系统和侦察过程。指挥控制对抗措施（简称为C<sup>2</sup>CM）是指抑制和削弱敌人的指挥控制效果。信号战（Signal Warfare）是一个重要的术语，它综合了侦察、反侦察、指挥控制与指挥控制对抗措施等各个方面。信号战其实是不包含硬杀伤行动的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

我给指挥与控制下的定义虽然并不被所有人接受，但是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它有很多优点。其一，该定义中的指挥与控制并不是狭义地专指具体设备；其二，摒弃了指挥、控制、通信与情报（C<sup>3</sup>I）无所不包的过度广泛性。广义的C<sup>3</sup>I指的是一对一交战中所有的战术行动。而指挥与控制（C<sup>2</sup>）则不仅指对情报侦察手段的运用，还包括情报源的分布范围及对其分布的影响。因此，指挥与控制要对搜索过程进行指导，包括方向、深度、强度以及持续时间。战术中有一项不变因素是，侦察能力一向供不应求，因此，上述指导程序也属于战术指挥官的重要决策范围。近年来，战术指挥官们已经体会到，对搜索过程的指导是一项既困难又费时的工作。

还有一个前面没有提到过的术语，战略武器（strategic weapons）。战略作战和战略轰炸的概念以及与洲际弹道导弹相关的相关概念很容易理解，但并不全面。其含义集中于远程核武器的战术特性。当此类武器真正投入使用时，在世界范围洲际战场上需要有特殊的战术手段来对付它们。在这种可怕的战斗中，国家最高指挥当局作为一个战术指挥机构，将面对如何有效调动各种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的难题。显然，全面核战争不是我们的中心论题，但它可以表明：本书引用的海战战例（侧重消耗）比地面作战战例（侧重阵地和机动）更易使人理解全面战争的战术。

## 读 者

关于读者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与前一版一样，本书最重要的读者是美国的海

军军官们。本人在美国海军研究生院为初级军官授课，因此我很了解美国海军军官对战术的浓厚兴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海军军官们被报告、评估与日常事务性课程占满了，虽包罗万象却没有时间研究真正的作战问题。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够让他们从和平时期抽出一点精力来研究军事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海军将经过实战验证的战术写入了舰队条令。亲身参与过海战的将领们牢记着这些战术。转眼间，美国海军已经半个世纪没有遂行过舰队作战了。那些条令和那批将领都已退出了舞台。今天，美国军舰驶近的海岸，敌人拥有强大的陆、海、空兵力，足以让我们遭受重创。我们有适用的舰艇和适用的战斗条令来面对这些在本土水域遂行作战的敌人舰队吗？或者我们会像1942年的太平洋舰队一样，自认为掌握数量上的优势洋洋自得，却被日本海军遂行舰队作战时采用的优势战术一次又一次震撼，而疲于应付？

我是美国海军军人，但《舰队战术和近岸战斗》这本书也是适合其他国家的读者。即使美国海军能持续称霸大洋，能将其影响力伸入近岸水域及陆地上而无人能够阻挡，但现今不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海军都有此能耐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曾发生过好几次舰队作战，依美国的标准而言，此等舰队作战属“小规模”作战，但对于交战各方而言，却是货真价实的舰队作战。以阿战争、南大西洋战争与印巴战争的交战各方舰艇吨位都不大，但作战意义却十分紧要，所用的战术也极具重要性。这本书也是为这几个国家所写的。最近，阿根廷、巴西与意大利已经购得本书的翻译权，并非事出偶然，因为在最近的几次海战中，这三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的海军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能力。每个人都会犯错，而且都能从错误中学到教训，但是打了败仗的陆军与海军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下次海战中，阿根廷海军将没那么好对付了。意大利海军拥有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术思想，而其军舰设计能力足以使其成为威力强大的对手。

C.S.刘易斯，一位颇受尊敬的牛津大学的学者和作家，自称对神学是门外汉<sup>[1]</sup>。同样，在海军问题上也存在这样一种门外汉：他们比身着蓝色制服的正统海军理论家更具有雄辩的口才，并且有能力提出一些明智、超然的深刻见解。如果这些聪明的门外汉们要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就需要比普通人具备更高的海军战术素养。本书不是对所有现代海军作战教训的完全指南，但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详细研读对现代海战做出明智的结论。举例而言，有些业余评论家在看到南大西洋战争期

[1]C.S.刘易斯，英国学者，小说家，1898年11月29日至1963年11月22日。著有4部小说，其中大部分宣扬基督教教义。——译者注